

基于绩效评价的收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以 2007 年广东省为例

郑方辉 隆晓兰

[摘 要] 收入满意度是指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个人收入的主观感受与预期的理想状态的比较评价。对 2007 年广东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121 个县(市、区)公众收入满意度的调查表明,简单化的公众收入增加政策对增进公众的收入满意度、促使公共政策效用最大化已变得并不足够,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绩效,应重视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关注地方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社会分化等问题,保持地方和谐发展。

[关键词] 政府绩效;收入;收入满意度;广东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8)04-0585-07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说明

收入是经济社会最为重要的客观参数。作为主观范畴,所谓收入满意度是指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个人收入的主观感受与预期的理想状态的比较评价,它是社情民意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政府绩效及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收入与收入满意度关系的意义在于:一般情形下,随收入增加,收入满意度随之提升,但“边际满意度”减少,一直到出现拐点,收入增加未必带来满意度增加。由于收入是资源、劳动、公共服务投入的结果,这样就促成政府绩效及公共政策效用最大化,推动经济发展、增加人们收入已变得并不足够。事实上,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对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更加如此,面对发展过程中诸如资源、环境、社会分化等系列问题,如何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达成和谐发展,是提高政府绩效的基本路径。

对于收入满意度,学术界已有广泛的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公众的生活质量评价。1958 年,美国经济学家 Bauer 等人将研究推向深入,他们以微观经济学效用理论为武器,利用抽样调查及统计分析手段,将满意度研究由物质评价体系上升至主观评价体系。根植于古典经济学“最大化幸福”原理,国内外研究大都将收入满意度的概念外延至“幸福”的高度,被定义为效用的幸福或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

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是永恒的课题。Easterlin(2001)、Oswald(2002)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涉及的命题并不新鲜:“同一时间,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幸福吗”,“随时间推移,收入增加可带来更多幸福吗”,“富国居民比穷国居民幸福吗”,等等。国内同类研究文献近些年逐渐增多。田国强等构建了规范的理论模型:在幸福—收入中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

收稿日期: 2007-11-23

作者简介: 郑方辉,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隆晓兰,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07JA810004)

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1](第 4-15 页);罗文英将 2004 年在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与德国 1984~200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收入满足度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论是:随收入增加,收入的满足度效应由大变直直至负值,这样,“政府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幸福程度”^[2](第 71-75 页)。更实证的个案,如央行的调查显示:2005 年我国职工工资平均上涨了 14%,但居民收入满意度却在下降^①;2005 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针对广州居民的调查结果称,“收入差距”是最不满意的经济指标,不满意度达 53.6%^②;而傅红春等 2006 年通过调查发现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下降的原因:“以房产价格高为代表的家庭生活成本高;以教育费用高为代表的家庭发展成本高;以就业压力大为代表的家庭预期收入低”^[3](第 65,66 页);不过,由于缺乏大范围较为系统的调查,对于收入满意度“拐点”值的估算,尚不见有说服力的成果。

表 1 广东公众对收入的满意度得分及全省排序(10 分制)

地市及得分	排名	辖内区(县、市)得分
广州 5.33	4	荔湾区 5.53、越秀区 5.82、海珠区 5.15、天河区 5.09、白云区 5.54、黄埔区 5.58、番禺区 5.36、花都区 5.12、南沙区 5.24、萝岗区 5.33、增城市 4.83、从化市 5.39
中山 5.78	1	直辖镇(街道)
东莞 5.31	5	直辖镇(街道)
韶关 4.77	15	武江区 4.86、浚江区 4.95、曲江区 4.82、始兴县 4.61、仁化县 4.56、翁源县 4.72、乳源县 4.73 新丰县 4.51、乐昌市 4.79、南雄市 4.80
深圳 5.65	2	罗湖区 5.47、福田区 5.79、南山区 5.05、宝安区 5.96、龙岗区 5.44、盐田区 5.80
珠海 5.52	3	香洲区 5.57、斗门区 5.06、金湾区 5.86
汕头 5.02	12	龙湖区 5.00、金平区 5.05、濠江区 4.85、潮阳区 5.13、潮南区 5.05、澄海区 5.15、南澳县 4.90
佛山 4.90	14	禅城区 4.79、南海区 4.95、顺德区 5.46、三水区 4.80、高明区 4.75
江门 5.09	11	蓬江区 5.18、江海区 4.96、新会区 5.16、台山市 5.01、开平市 5.03、鹤山市 5.04、恩平市 5.11
湛江 4.53	17	赤坎区 4.15、霞山区 4.68、坡头区 4.94、麻章区 5.10、遂溪县 4.71、徐闻县 4.34、廉江市 3.94、雷州市 3.97、吴川市 4.81
茂名 5.10	10	茂南区 5.61、茂港区 5.60、电白县 4.74、高州市 4.78、化州市 4.27、信宜市 4.88
肇庆 4.44	18	端州区 4.50、鼎湖区 4.30、广宁县 4.20、怀集县 4.60、封开县 4.50、德庆县 4.20、高要市 4.60、四会市 4.65
惠州 4.15	21	惠城区 4.71、惠阳区 4.38、博罗县 4.62、惠东县 3.65、龙门县 3.73
梅州 4.90	14	梅江区 5.57、梅县 4.62、大埔县 5.08、丰顺县 4.07、五华县 4.79、平远县 5.55、蕉岭县 4.99、兴宁市 4.78
汕尾 5.30	6	城区 5.28、海丰县 5.32、陆河县 4.95、陆丰市 5.40
河源 4.33	20	源城区 4.38、紫金县 4.16、龙川县 4.42、连平县 4.35、和平县 4.29、东源县 4.36
阳江 4.39	19	江城区 4.35、阳西县 4.25、阳东县 4.42、阳春市 4.51
清远 5.26	7	清城区 5.45、佛冈县 5.33、阳山县 5.27、连山自治县 4.98。连南自治县 4.95。清新县 5.31 英德市 5.34、连州市 5.38
潮州 5.25	8	湘桥区 5.41、潮安县 5.33、饶平县 5.04
揭阳 5.21	9	榕城区 5.54、揭东县 4.60、揭西县 5.29、惠来县 5.31、普宁市 5.14
云浮 4.68	16	云城区 4.18、新兴县 4.75、郁南县 4.75、云安县 4.64、罗定市 4.78

2007 年 11 月 13 日,《新快报》独家公布了由独立第三方完成的“2007 广东省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指数研究红皮书”,被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主流媒体称之为“破冰之举”^③。研究以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政府成本与实现公众满意为领域层,利用 50 个指标,对广东全省地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进行年度评价,其中收入满意度作为 10 项公众满意度调查指标之一构成政府整体绩效指数的评价因子。根据实施技术方案,调查覆盖全省 16—70 岁常住人口,有效样本 23 777 个。访问以定点拦截为主(67%),电话访问为辅(33%),实施时间为 2007 年 4—5 月^[4](第 44、45 页)。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此项调研。

二、2007 年广东公众收入满意度评价结果

(一)基本结果

调查问卷经 SPSS 统计,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121 个县(市、区)的结果如表 1。结果表明,收入满意度评价得分均值为 5.06,略高于中位数。从地方政府绩效的角度,研究由第三方组织,考虑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集聚的矛盾和冲突,加上收入涉及公众切身利益,评价存在所谓“自动走低”的“骨牌效应”^[5](第 264-289 页),但即使如此,整体评价趋于正面。尤其是中山、深圳、珠海、广州、东莞等市得分领先,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为人们所认同。但整体上(广东全省)如按五分制度量,则有超过一半的公众倾向于不满意,此种情况意味深长。

(二)主要特点

满意度调查涉及 10 项内容,各指标得分介于 4.93—5.59 之间。与其它 9 项指标比较,收入满意度得分居第 6(5.06)。与执法公正满意度(5.07)、政府服务效率满意度(5.08)、政府人员廉洁指标(4.93)三项指标得分值相近,但高于社会治安(4.94)和工作机会(4.95)的满意度值,低于周边生活的自然环境满意度值(5.59 分)及 10 项指标的平均值(5.11)。

调查发现,广东 21 个地级以上市中,收入满意度得分排序第一位为中山(分值 5.78),其它排位依次为深圳(分值 5.65)、珠海(分值 5.52)、广州(分值 5.33)、东莞(分值 5.31),后五位依次为湛江(分值 4.53)、肇庆(分值 4.44)、阳江(分值 4.39)、河源(分值 4.33)、惠州(分值 4.15);按广东经济发展划分的四大区域中,东部区域为 5.69,珠江三角洲区域为 5.06,西部区域为 4.99,山区为 4.83;按区、县级市、县划分全省 54 个市辖区均值为 5.27,23 个县级市为 4.85,44 个县(3 个民族自治县)为 4.68。

进一步,公众背景对收入满意度评价有较大影响,具体情况是:

(1)性别。男性为 5.13 分,女性为 4.97 分,男性高于女性。

(2)年龄。如图所示,31—40 岁满意度最高,为 5.25;30 岁以下的评价较低(16—20 岁为 4.85,21—30 岁为 4.88)。40 岁以上随着年龄增大评价相对降低,一般认为,中青年精力旺盛,拥有较多经验,收入较高,满意度相对会高;年轻人期望高,但实际收入与目标收入形成反差,满意度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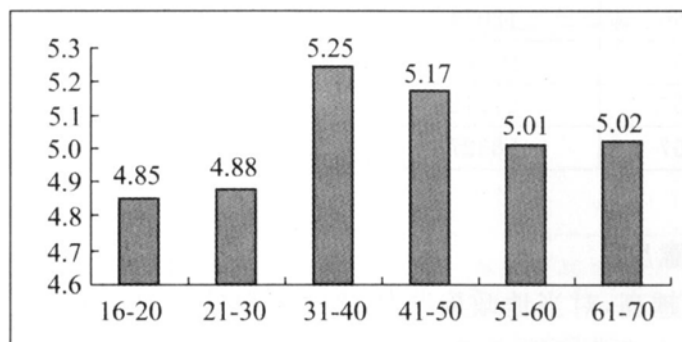


图 1 年龄对收入满意度评价影响

(3)职业。职业与收入满意度关联密切。如图 2 所示,满意度最高的是公务员(6.04),其次为私企主(5.65)、医教文卫工作者(5.60)、国企员工(5.44)等,而最低的为失业/下岗工人(4.09),与公务员相差近 2 分。不同职业间收入满意度反差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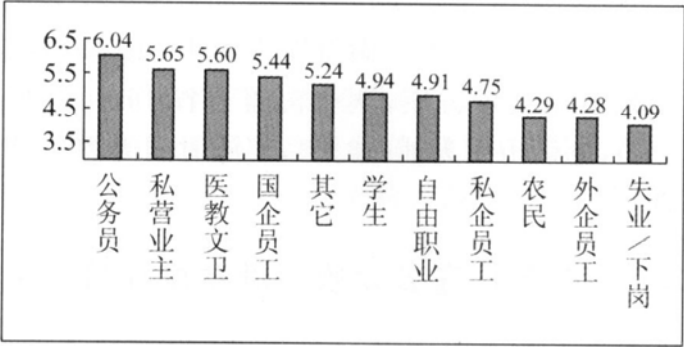


图 2 职业对收入满意度评价影响

(4)学历。学历对收入满意度影响较大。一般规律是,学历愈高,满意度愈高。小学、初中的满意度分别为 4.46 和 4.44,然后由低到高依次是高中/中专(4.78)、大专(5.41)、本科(5.63)、研究生及以上(6.21)。极值差亦为 1.77。

三、地区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收入满意度关系

(一)经济发展程度与收入满意度

整体上,地区经济发展将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收入满意度,但由于社会分层及两极分化,实际情况会变得复杂。我们以人均 GDP 作为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以县(区、县级市)为单位,将收入满意度排名全省前十和后十位的县域与人均 GDP 的关系进行比较,如表 2 所示。结果发现,收入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县,人均 GDP(平均值为 66 894 元)普遍比排后十位的县高(平均值为 12 495 元),但也有例外,如赤坎区 2006 年人均 GDP 为 39 011 元,而其收入满意度却排在倒数第 6 位(4.15),惠东县人均 GDP 有 20 157 元,其收入满意度却排全省最后(3.65);茂南区和茂港区的人均 GDP 不算高,其收入满意度却分别排全省第 6 和第 7。

表 2 广东 121 个县人均 GDP 与收入满意度关系(以排序前十位及后十位为例,10 分制)

排序	县(区)	得分	人均 GDP(元)	排序	县(市、区)	得分	人均 GDP(元)
1	宝安区	5.96	45392	112	德庆县	4.20	10338
2	金湾区	5.86	35965	113	广宁县	4.20	8298
3	越秀区	5.82	91176	114	云城区	4.18	11222
4	盐田区	5.80	78326	115	紫金县	4.16	5919
5	福田区	5.79	95906	116	赤坎区	4.15	39011
6	茂南区	5.61	14117	117	丰顺县	4.07	7352
7	茂港区	5.60	12074	118	雷州市	3.97	5044
8	黄埔区	5.58	216648	119	廉江市	3.94	6662
9	梅江区	5.57	21012	120	龙门县	3.73	10945
10	香洲区	5.57	58327	121	惠东县	3.65	20157

(二)政府绩效与收入满意度

理论上,公众收入满意度越高,对当地政府整体绩效指数的贡献力越大。图 3 为 21 个地级以上市整体绩效指数全省排序、公众收入满意度全省排序及人均 GDP 全省排序的雷达图。由图 3 可知,深圳、广州、中山、珠海、东莞、茂名等市三条线点比较接近,珠海、云浮、梅州市的收入满意度全省排序及人均 GDP 全省排序完全重叠,分别为第 3、13、16,其它市则反差明显。如河源市,整体绩效指数全省排序为第 8,收入满意度全省排序为第 20。不过,总体趋势是,公众满意度愈高,当地政府整体绩效指数也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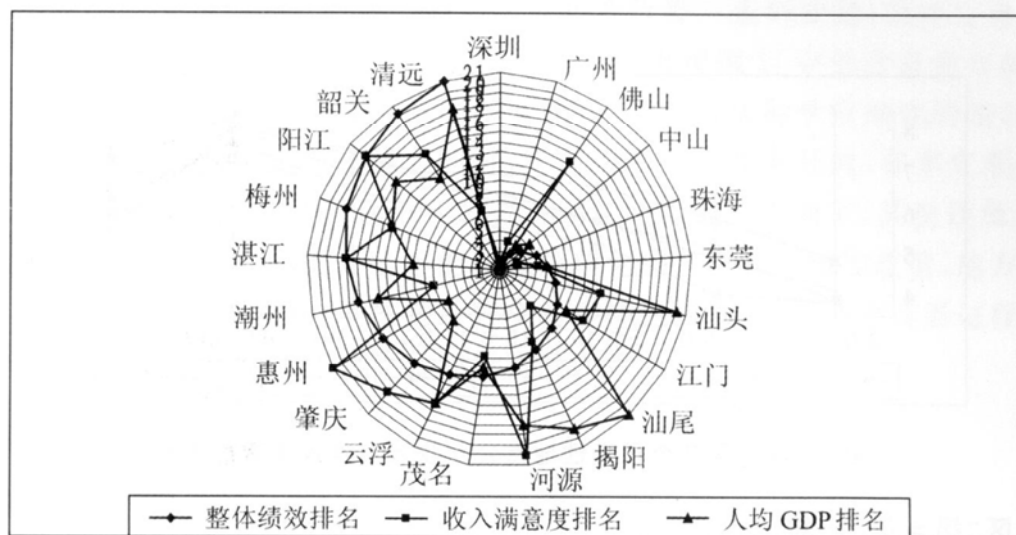


图3 广东21地市三项指标全省排序雷达图

四、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拐点值”估算

所谓“拐点”，即在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函数关系中，“边际满意度”为零的状态点（再增加收入，收入满意度不增反减的临界点），对应的收入值，称之为“拐点值”。根据 Veenhoven (1993) 研究，日本居民 1958 年生活满意度为 2.7（最高为 4），1991 年仍旧为 2.7，但人均收入提高 5 倍；Oswald 对欧洲 9 国的调查亦表明，1973—1990 年间，比利时、爱尔兰、英国的幸福指数下降了^[6]（第 154-158 页）。显然，在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函数中，存在“拐点值”。

（一）全省（全部样本）“拐点值”估算

已有的理论及实证表明，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对收入的满意度也随之增加，达到一定值，将反向走低。调查结果验证了这种规律。图 4 为全部样本（23 777 人）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对应关系，个人及家庭年收入较低，满意度也低。随着收入的上升，满意度依次增加，各收入段满意度得分依次是：2 万元以下为 4.05，2—5 万元为 5.01，5—10 万元为 5.63，10—15 万元为 6.14，15—30 万元为 6.86，30—50 万元为 7.04（最高值），50 万元以上为 6.47。由图 4 可知，30—50 万元为转折点，即所谓“拐点”值，以 2006 年全省家庭平均年收入 3—5 万元计，“拐点”值为全省家庭收入均值的 5-10 倍，“落差极大”。而初步估算，2006 年广东全省约 1-2% 的家庭年收入超过 50 万元，5% 的超过 30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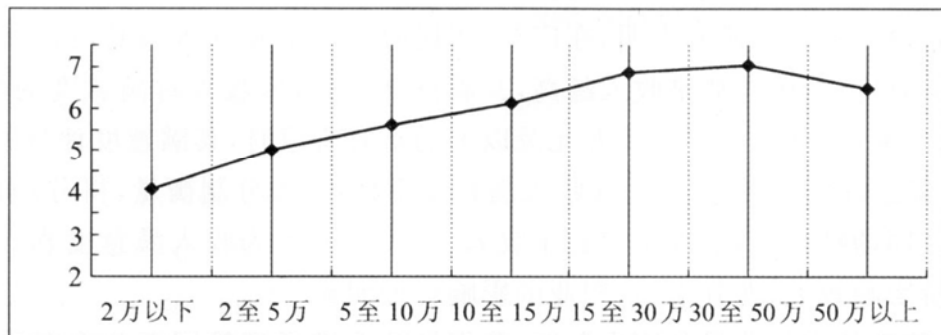


图4 广东全省公众收入与收入满意度关系

（二）不同发展水平地市的“拐点值”比较

广东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极大，2006 年人均 GDP 高则近 7 万元，低则不足万元。我们选择深圳（67 907 元）、珠海（52 317 元）、东莞（39 440 元）、江门（22 428 元）、茂名（15 979 元）、汕尾（8 828 元）和梅州（8 403 元）等 7 市对比分析。结果如图 5，年收入 30—50 万元均为各市的“拐点值”，但 50 万元以上者的收入满意度评价，各市差别较大，东莞仅为 4.1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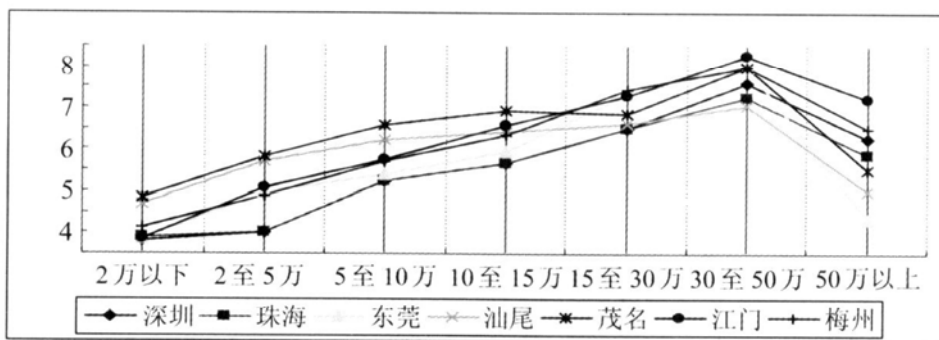


图 5 深圳等 7 个代表性地市公众收入与收入满意度关系

(三)三类县区“拐点值”比较

进一步,三类县区人均 GDP 差距更加明显。2006 年“县”为 9 780 元,区为 5 3107 元,县级市为 12 759 元,三类区域收入与收入满意度曲线如图 6。“区”与“县”曲线基本重合,30—50 万元为曲线的拐点,但“县级市”的“拐点”评价值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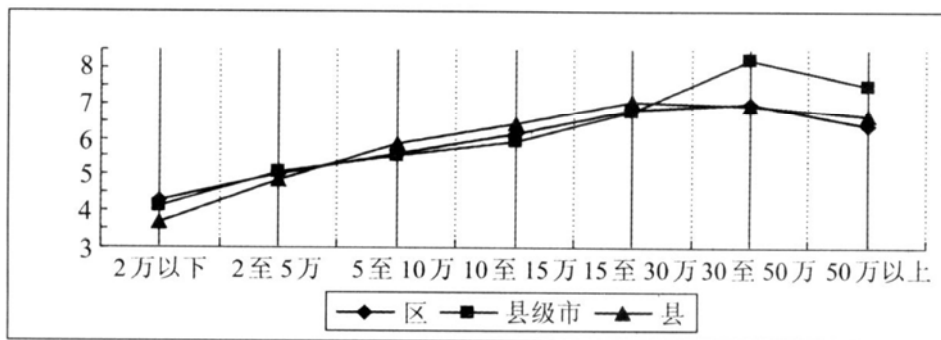


图 6 三类县区公众收入与收入满意度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阶段性有许多指标,如人均 GDP、恩格尔系数、服务业的比重,等等,亦有经济学家将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关系作为一个地区发展阶段定位的参照标准。从本质上说,追求收入增加要付出个人辛劳、环境资源、社会协调等一系列复杂成本,并且收入增加最终目的还是追求生活的“满意”或者说“快乐”。研究表明,在广东,居民收入仍旧是收入满意度的基础因素,收入增加可迅速提升人们的满意度,总体趋势是收入越高,其满意度越高,但收入对满意度的影响遵循边际满意度递减原则,当个人及家庭年收入达到 50 万元及以上的富有阶段时,其满意度评分逆向走低,出现所谓倒 U 字形的拐点。实证研究表明,广东公众收入满意度不高,以十分制衡量,得分均值仅为 5.06 分,各市、县存在差别,但共同的特征是,个人及家庭年收入 30—50 万元为收入满意度拐点值。与此同时,公众背景对满意度评价影响较大,尤其学历、职业的影响更加明显。

长期以来,基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我们把公众满意度等同于公众对物质条件(如耐用消费品、公共资源和设施等)的占有率,进而把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作为社会 and 人类发展的目标。事实上,20 世纪初,历经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业文明洗礼,自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对自然环境、人类自然发展的冲击持保留及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本研究表明,整体上广东仍处于“发展中”阶段,追求收入增加构成社会基本态势,只是对比于发达国家“等收入阶段”的情形,广东的倒 U 字形的拐点似乎要缓慢许多,即是说,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更加“贪恋”。但问题在于,我国拥有 13 亿人口,重要资源,如煤、钢材、水泥消费量均超全球一半,在所谓“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

之重,触目惊心”的现实状况下^①,面对资源、人口、全球化竞争等一系列变量,靠什么来平衡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关系?如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已达5—8万,但离出现倒U字形状态尚有相当长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可以容纳吗?公共服务可以承受吗?因此,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如何通过非收入的“供给”降低公众的拐点值,已迫在眉睫。同时,作为中国率先改革开放,亦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广东,公众满意度在“较满意”之下区间,远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甚至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事实表明,地方政府绩效的提升已不能依赖简单化的公众收入增加政策,地方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重视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重视地方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社会分化等问题,从而为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寻找新的元素。

注 释:

- ① 参见《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收入满意度下降》,载中国证券报中证网,2006-06-28。
- ② 参见顾一冰:《“居民收入满意度下降”的原因何在》,载中国经济时报网络版,2006-06-29。
- ③ 参见《南方日报》2008年1月7日。
- ④ 参见盛华仁:《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跟踪检查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2006-08-26)。

[参 考 文 献]

- [1] 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 [2] 罗文英:《关于GDP与收入满足度的相关性分析》,载《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 [3] 傅红春、罗文英:《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的测定与分析》,载《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
- [4] 郑方辉:《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公众满意度研究》,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 [5] 郑方辉等:《民意市场研究:理论方法与典型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 [6] 曾 飞、黄维德:《收入与幸福间关系研究》,载《华东经济管理》2006年第7期。

(责任编辑 叶娟丽)

Incomes Satisfaction Based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mpirical Study & Investigation

Zheng Fanghui¹, Long Xiaolan²

(1.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Generally, income satisfaction is the comparative evaluation between personal income perception and public expected ideal state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Using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atab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cities and counties, this paper not on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ublic revenue satisfaction,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but estimates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personal income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It shows that in order to enhance public income satisfaction, improve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based on diversified public demand, concern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s resources, environment, social problems and so on.

Key word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come; income satisfaction; Guangdong